

庫 文 型 小

帳 紗 青

作 照 統 王

售 經 總 店 書 活 生 海 上

月 十 年 五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小 型 文 庫

青 紗 帳

王 統 照 作

上 海 生 活 書 店 總 經 售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十 月

小 型 文 庫
青 紗 帳

每冊實價國幣肆角

著 者 王 統 照
出 版 者 文 學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生 活 書 店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十 月

自序

收集起三年以來的雜文編成這一本的青紗帳。我寫短文很少，這裏却有三分之一是去年夏秋間的作品，而描寫的，近於小說却並無小說的結構的頗有幾篇。抒發個人印感，而取直接敘述方法的又佔去一部分。這並不像流行的小品文，更够不上純散文，以言「雜拌」庶幾相近。

青島素描一篇當時是爲中學生寫的地方記，故假託另一人的口氣，給那地方一個粗插的輪廓，實很拙劣。而且又爲時日限定，寫於旅途中，只就記憶所及，略作渲染，並無參考。聽潮夢語與附載的寓言本想還各各多寫若干則，後來都未做到。如果他日能有續作，自然還是我的希望。這兩種都是去年我自己的試作，想用很自由的體裁記述下微細的感想，與完全利用想像另寫成一種文字。不意人事匆匆，快過去整個年頭，沒會續作，當

時在北方的刊物上發表過的，也收入在這小本子裏。

勉強說來，這集子中還是記述的，描寫的短文較多，批評的與多少含有點人生哲理的也可說有幾篇。如果可以用散文類型加以歸納的話，我很慚愧，我的隨筆寫作是太繁雜了！不是一時，不在一地，原無意去專寫甚麼類型的短文，成爲專集。「百衲衣」式的文章，自己看過也頗臉紅，不過這裏也還有其一致之點，現在看看倒可以藉用「感奮的散文」五個字。做文字想以教訓給人家，我的筆墨並不相宜，而又不能有靜穆與莊嚴的風格，所以並不恒寫哲學的散文。本來文學各體裁中的類型與作者的個性有關，不可勉強。散文的範圍最廣，寫起來比較自由；也因爲易於自由抒寫的緣故，如果不是成心去寫甚麼類型的散文，東塗西抹，終於是「四不像」。不過從另一意義說，只要有寫的衝動，與對於外象的真感，又何必爲一定之類型拘束住自己的筆鋒？

過於強去調和形式與風格反而容易喪失了文字的活力，我這樣的籠統話，或有爲自己辯護的嫌疑，但也不是毫無理由罷？

「雜拌」式的文字口味自是不同，那「雜拌」的色彩也當然複雜。算不得「山珍海錯」，可是蘆葍、芥菜，也有牠的清涼與牠的辛苦味。縱然無滋養成分，但能少少給人味覺上一種滋味也好。

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目次

青紗帳	一
平常的故事	五
鄉村偶記	一六
青島素描	四二
黃昏陣	六一
蜀黍	七〇
讀書紀感	七五
舊詩新話	八二

『運河』序

八五

却鼠刀

九三

對台戲與狹的籠

一〇三

火星

一一五

聽潮夢語

一二五

寓言兩則

螺壳的墳墓與巨石

一二九

湖濱之夜

一三八

青紗帳

稍稍熟悉北方情形的人，當然知道這三個字——青紗帳，帳字上加青紗二字，很容易令人想到那幽幽地，沉沉地，如煙如霧的趣味。其中大約是小簾輕衾吧？有個詩人在帳中低吟着「手倦拋書午夢涼」的句子；或者更宜於有個雪膚花貌的「玉人」從淡淡地燈光下透露出橫陳的丰腴的肉體美來。可是煞風景得很！現在在北方一提青紗帳，這個暗喻格的字眼，汗喘氣力，光着身子的農夫，橫飛的子彈，鎗殺，剗擄，火光，這一大串的人物與光景，便即刻聯想得出來。

北方有的是遍野的高粱，亦即所謂秫秫，每到夏季，正是牠們茂生的時季。身個兒高，葉子長大，不到晒米的日子，早已在其中可以藏住人，不比麥子豆類隱蔽不住東西。這些年來北方，凡是有鄉村的地方，這個嚴重的青紗帳季，便是一年中頂難過而要戒嚴的時

候。

當初給遍野的高粱贈予這個美妙的別號的，够得上是位「幽雅」的詩人吧？本來如刀的長葉，連接起來恰像一個大的帳幔，微風過處，幹葉搖拂，用青紗的色彩作比，誰能說是不對？然而高粱在北方的農產植物中是具有雄偉壯麗的姿態的。牠不像黃雲般的麥穗那麼輕裊，也不是穀子穗垂頭委瑣的神氣，高高獨立，昂首在毒日的灼熱之下，周身碧綠，滿布着新鮮的生機。高粱米在東北幾省中是一般家庭的普通食物，東北人在別的地方住久了，仍然還很歡喜吃高粱米煮飯。除那幾省之外，在北方也是農民的主要食物，可以糊成餅子，攤作尖餅，而最大的用處是製造白乾酒的原料，所以白乾酒也叫做高粱酒。中國的酒類性烈易醉的莫過於高粱酒。可見這類農產物中所含精液之純，與北方的土壤氣候都有關係，但高粱的特性也由此可以看出。

爲甚麼北方農家有地不全種能產小米的穀類，非種高粱不可？據農人講起來自有他們的理由。不錯，高粱的價值不要說不及麥、豆，連小米也不如。然而每畝的產量多，而尤

其需要的是燃料。我們的都會地方現在是用煤，也有用電與瓦斯的，可是在北方的鄉間因爲交通不便與價值高貴的關係，主要的燃料是高粱秸。如果一年地裏不種高粱，那末農民的燃料便自然發生恐慌。除去爲作粗糲的食品外，這便是在北方夏季到處能看見一片片高桿紅穗的高粱地的緣故。

高粱的收穫期約在夏末秋初。從前有我的一位族侄——他死去十幾年了一位舊典型的詩人——他會有過一首舊詩，是極好的一段高粱贊：

「高粱高似竹，遍野參差綠。粒粒珊瑚珠，節節琅玕玉。」

農人對於高粱的紅米與長桿子的愛惜，的確也與珊瑚、琅玕相等。或者因爲這等農產物品格過於低下的緣故，自來少見諸詩人的歌詠，不如稻、麥、豆類常在中國的田園詩人的句子中讀得到。

但這若干年來，高粱地是特別的爲人所憎惡，懼常常可以聽見說：「青紗帳起來，如何，如何……」——「今年的青紗帳季怎麼過法？」因爲每年的這個時季，鄉村中到處遍

布着恐怖，隱藏着殺機。通常在黃河以北的土匪頭目，叫做「桿子頭」，望文思義，便可知道與青紗帳是有關係的。高粱桿子在熱天中斷遍地皆是，容易藏身，比起「佔山爲王」還要便利。

青紗帳，現今不復是詩人，色情狂者所想像的清幽與挑撥肉感的所在，而變成鄉村間所恐怖的「魔帳」了！

多少年來帝國主義的迫壓，與連年內戰，捐稅重重，官吏，地主的剝削，現在的農村已經成了一個待爆發的空殼。許多人想着回到純潔的鄉村，以及想盡方法要改造鄉村，不能不說他們的「用心良苦」，然而事實告訴我們，這樣枝枝節節，一手一足的辦法，何時纔有成效！

青紗帳季的恐怖不過是一點表面上的情形，其所以有散布恐懼的原因多得很呢。「青紗帳」這三個字徒然留下了極淡漠的，如煙如霧的一個表象在人人的心中，而內裏面却藏有炸藥的引子！

一九三三，七月四日。

平常故事

(一段事實)

正當濟南那樣瀟灑的城池被X國的黃衣軍用重炮轟毀之後的一個周年，顯然是天下太平景象了！各處正在改新的制度，黨部顯出活力的控縱。又是那麼好的春暮的風光，道旁婀娜的楊柳，慢慢擺着輕腰，燕子迅疾地在平綠的草地上翦動尾巴。T市漸入了一年的「盛年時期」。雖然還是微微有點春寒，而向晚的柔和醉人的海風使人想起在樓頭眺望；想起結伴到海岸上散步；想起上清宮的牡丹這一切風光的愛好正不必是「有閑階級」的遐想，以地方環境的關係，即是道旁堆石的工人，坐在機車上洒掃道路的司機者，小販，早晚上工與散工的紗廠的男女，他們抬頭便可望得見海波，嗅得到道側園林的花香，也自然覺得舒暢，雖然沒有多大欣賞的時間。

金黃日光，正蕩漾於西方的絳色與藍色采霞組成的天空中，我在寓室的石階上向西方凝望着：無數的漁帆嫋娜地在海灣中飄泛，白影與下面浩蕩的空明中駁雜閃爍的日光雲影調和，反映，點綴成一幅五彩的影片。而膠州灣最狹處相隔的山岸，在這明朗的天氣之下隱約看得出巖石凹凸的顯痕。一片淡藍色，如畫上的遠山畫法，彷彿被好事的人任意塗抹了幾筆。

平靜，美麗，柔和的色彩點綴着這殘春的東方花園。我對於這等環境太熟了，然而自己已在近二三年中無論對於何等自然美早已不像二十歲以前那樣驚奇與快樂！好的風光自容易入目，却說不到絕對達到忘我的境界。縱使是在垃圾堆旁，與破布敗絮上，或在怎樣卑污的地方裏也還有人生味的留連吧。因為明月清風與飲酒煮茗的昔年，以為是有興感與激動，現在我已覺得索然了！不止在這一方就是偶而讀讀書，以前嗜讀的詩歌戲曲，每每絕不感疲地一氣讀下的名作，近來也不願意去翻閱了。反而是少感動性的純用理智去解析的文字倒可以平心靜氣地研究下去。在自己雖不十分明白心理的變化，

却深深地覺得如果只將「文字銷餘日」的生活是單調而枯窘的。因此當着這麼美好的時間與地方，我在走廊上雜花羅列的叢中只是無意義的徘徊而已。一點沒有想作詩，或者有念遠懷古的念頭，覺得心中真成了石塊一樣沈重，呆笨……任何事都不願想……

『先生……』突來的低弱而曳長的聲音。

幸得打破了我的沈重呆笨的心思！我倚着木欄看見從石級下面走上來一個短衣破帽的中年人。斷了布紐的對襟白小衫，青粗布褲，赤足，一雙穿了尖的鄉下草鞋，他有一雙清明的眼睛，却泛起了一層紅翳，疎秀的眉毛斜揚在寬廣的額上。由枯黃面孔與長細手指上可斷定這不是個勞力的工人。他走到石階盡處的綠色小柵門前便立定了。微微恐惶地向院中探望着，說出這兩個字來沒再言語，那意思當然是待我反問了。

『甚麼，……你那裏人？』我問着，便走出廊子也到柵門邊與他對立着。

『求求，……先生！實在難爲情，這是我的頭一遭呢！』中年人說着將草帽脫下，拿在

左手裏，是不是表示向我見面的禮儀不能斷定。但草帽上的幾個小孔露出麥桿的參差，却彷彿告訴牠的命運不佳，追隨着這末落拓的一個主人。

立時使我明白這是一個求助的弱者。雖然在都市中沿門求助是常有的事，並且也有以此作求食生計的流蕩者，這可以說是在中國任何都市中除却高喊苦訴的乞討之外，較為高明的求食方法。但這突來的短衣客人，從他的情態與言語中斷定他倒真是第一遭。他沒有習熟於這一行的慣語，也沒有自然放胆的形態。但求食而這樣，我倒反替他担心。曾見過悲切的哀訴固然容易引起人皆有之的惻隱心，否則如惡化般的敲磚毒罵，也能使人十分憎惡有點少少的報酬，請他趕快離開。不過如這位不熟於求食之道的中年人，他將有甚麼報酬呢！

『頭一遭！……現在只求點火車上買東西吃的錢，……便可回家去了。』這更不像求人的口吻。

『你是那裏年紀還好？……怎麼到T市來的？』他躊躇與不安定的狀態引起我的

好奇心。

『我是嶧縣，……在許多山嶺中的嶧縣，……頭一個月來的，妻與四個孩子全來了！……變賣了家具來的！』他的顏色真誠地悽惶，不幸與失望籠罩住他的面部，『我是當過軍人的！』他說至此頭便低俯下去。『軍人』二字在他沒有一點點的自傲，却反使他感到深深的愧悔？

『在那邊……誰的部下？』

『孫聯帥，那時不是有李師長麼，我在那兒當過連長……我在隊伍裏熬過七八個年頭，……從清江浦後退時，沿着旱道到了沂水，日照，靠近這裏的鐵道線，我實在支持不了經過戰爭的苦痛，想起家中的妻子，如果死在道上，恐怕誰也不會知道，便請了長假，好不容易轉回故鄉。這事情已經兩個年頭了。……你，……先生，看我現在一身骨頭，却就是那一次戰爭與跑道的結果。到家中，原想任管甚麼事都可以，不能，……實在是不能再到前敵上了！……沒有地土沒有事，噯！……』他引動了對於過去的回思，聲音有點淒咽。